

苦 杯

潘亞靈著

局印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目 錄

自序	1
離婚	9
情人	19
苦杯	41
她和她	53
求愛	69
無聊人的半天	79
白皮鞋	87
混沌中	

先看完這篇

—致 讀 者—

這樣幾篇粗製濫造的東西，居然會騙得讀者諸君當它“短篇創作集”買在手裏，不是我的傲倖，也算不得我的光榮，老實不客氣的說，只是我掙扎在“生”的旋渦裏，爲了要騙錢用，不得不羞紅着臉，把幾篇東西，讓書局裏印出來與諸君相見。

去年陰歷年底，有一個寒雨霏霏的夜深的時候，我孤孤的一人戰瑟着在馬路上沒有目的地亂竄，由四馬路棋盤街而望平街，由望平街而南京路，由南京路往西走去，一直到了跑馬廳，忽然一陣幽

揚婉轉的批牙娜和梵亞玲的合奏聲，傳入我的耳鼓，在這樣細雨霏霏，寒夜孤獨，徘徊街頭不知所歸的我，受了這音樂的刺激，忽然停住脚步，抬頭向卡爾登樓上跳舞廳看去，啊，雙雙男女的舞影，像活動畫影般的映在卡爾登樓廳的薄紗窗帘，我不禁呆呆的站住，仰頭癡望着那男女雙雙蠕蠕顫動的黑影。

愛的表現？肉的顫動？醇酒美人的享樂？……我不知當時我的內心究竟是有些什麼感想？待我覺得冷氣逼人，兩腿僵硬失去知覺的時候，回頭過去瞧着跑馬廳鐘樓，已經是三點半了，我無可無不可的搬動着滯重的雙腳，走回大馬路。

這樣的深夜，在平日只是幾輛載着那些吸血鬼的貴族，豪紳，太太，小姐的汽車，在黯澹路燈之下的死寂的馬路上來往，然而，這夜我走到日昇樓街口，那幾間南貨店和糕餅舖，居然還是放亮十足的燈光，櫃台的週圍，人山人海，擠滿着配年貨的男女顧客。我向前走去，到石路轉灣，這一帶地段最多

的是衣莊舖，他們也是家家照常營業，在店門口叫賣的夥計，特別提高喉嚨，放闊嗓子，拚命地叫喊，有的已經是白的口沫掛在嘴角，有的是汗水在額上淌着，有的是陣陣熱氣在頭皮上蒸發，而那些長袍短褂的中等階級，以及破衣衲衫的勞働者，男女老少，格外忙碌地在各衣店來往流動着，……這樣的將要過年的情形，居然使我回想到童年在家庭中眼巴巴的盼望過年的憧憬。

——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經年在外漂泊的少年浪子呀！破落的家庭，還有白髮的雙親，弱小的弟妹；這時候，假如我回到家裏，他們將怎樣的歡樂！自從我十五歲立志要獨立謀生到今年二十二歲，已經有多少年頭沒有回去過年了！他們是年年在熱烈地盼望，然而終是年年的失望，呀，今年回去一次吧，不要再叫年已古稀的父母，在這冬殘臘盡的年底，又是一次傷心的失望！……

這也奇怪，“家”在我的腦經裏似乎早已消滅，雖然也常常想起我家裏的親人，但終未有這一夜

逛馬路回來，對於家庭忽然起了一種強烈的繫念，急切的想望，想起幾年來有家未歸，飄然一身的流浪生活，更加使我悲傷。

已經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了，我竟不能抑止我“要回家”的勃發情緒，可是身邊僅僅剩下幾個角子，怎麼辦呢？我本來絕對不想衣錦還鄉，不過回去的路費以及出來的川資總要自己預備好；因此籌款的問題逼住我了。

書局的老闆見我常常介紹朋輩的作品要他出版，他從未見我自己把什麼集子去賣給他，他便常常對我講：“假如你自己的作品要出版的時候，無論我書店裏如何窮，我可以借了錢來買你的稿子，”他要拒絕我所介紹朋輩的作品的時候，他老是露着這種友情很深，瞧得起我窮小子的表示。

因為書店老闆曾經這樣的多次引誘我，在我正要歸家而無錢的時候，便想湊本集子騙他幾元錢，於是發狠埋頭在燈下寫我一個長篇小說，誰知不幸得很，一連寫了三個通夜，還不滿四萬字，第四

日白天照例要睡覺時，却睡不着了，腦袋昏昏沉沉，精神恍恍惚惚，走在路上有氣無力，臉色也蒼白起來了，原來“頭風”的老毛病發足了！糟糕，滿懷的希望，付諸流水似的消逝了。就是這一天，我走進書局，老闆問我長篇小說寫好沒有？我只是搖首，搖首！

“你不是發表過幾篇短篇了嗎？不如把短篇湊集一個單行本賣給我們吧！”

爲了要達到回家的目的，居然把幾個自己不願意再看的短篇真的賣給書局了！

錢，錢，錢，我爲了你，居然又辣辣的紅了一次臉！

前面寫一大堆空話，僅僅說明我去年年缺少錢回家，把這幾個短篇拿來騙錢的原委。在另一方面，似乎我是怕所謂批評家把這本東西要罵得“狗屁不行”，故意說明要騙錢的原委來做當箭牌，換句話說：好像我在預先乞人原諒。假如批評家和讀

者要這樣看時，老實一句話，壓根兒你們自己辱沒了眼睛！

這幾個短篇之無藝術之可言，以及造句之濫而不寧，天生是鄙人犯了一般人之所謂：天才不足，缺少煙土批里純。我雖愛好文學，但我沒有工夫研究文學；我歡喜寫作，但我不想成什麼家，所以裏面的東西是自然主義乎？浪漫主義乎？寫實主義乎？個人主義的文學乎？革命的文學乎？有閒階級的趣味作品乎？……我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究竟屬於那一派那一項！我只是想寫的時候，提起筆來畫符似的寫下，懶得再寫的時候，放了筆桿就幹旁的事，因為這樣，所以我開章明義承認是“粗製濫造的東西。”人家說文學的作品，要得着充分的煙土批里純，再一字一句的經過煨煉，珠圓玉潤的寫下，不錯，人工繡花，應當是細磨的手作工夫，但是用機器印花，完全想要簡而捷，產物的背景完全不同了，假如有人要把兩種不是同一時代的產物，用一樣的眼光來批評，根本就評不出什麼玩意兒來的！

我用毛筆寫小說覺得太嫌來不及我嘴裏的要說的話，所以我用鋼筆比較快一點；寫着正楷覺得沒有簡體來得那麼方便；雖然文言換了語體文，但是始終不是語言一致的文字，我感覺得流行在紙上的語體文，還是達不出我們真實的心意，……我寫作時，常感覺到這些，歸納起來講：胡適之流所謂文學革命後的方體漢字白話文，在鄙人還覺得再有革命的必要，急切革命的必要！

可憐，可憐！我心裏要寫成的小說，終於還是鄉下人看不好的機器印花布，當它是人工蹙腳的繡花布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：毛病是在機器之不健全。至於機器印花布好歹的批評，那更不用說，機器印花布的批評家還未生長！

啊，這幾篇“粗製濫造的東西，”是一個想用機器印花的起碼工人用蹙腳不健全，尚未改良的機器印成的！——這是沒有辦法，我再打一個譬喻吧：我寫在原稿上的簡體便寫字，印在書上的依然是宋體古寫！

畢竟我對讀者抱歉，我終騙了錢回家去一次！

今年重行來滬，書局老闆說這本書尚缺字數很多，除另作一篇“白皮鞋”加入外，又在此拉雜嚼噉講了一大堆，爲的是要湊湊字數，嗚呼哀哉！工資奴隸，以及財產可以霸佔私有的社會制度之下，金錢咄咄之逼人也！

寫完湊湊字數的本篇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：

“致讀者”！

一九二八，三，三，夜一時，序於上海。

離 婚

一個法庭的審判廳上，公案前面站着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婦人，她穿的白夏布上衣，黑色的紗裙，頭髮往後梳得光亮平服，一個橫 S 髻，掛在她的腦後，臉上似乎擦過薄薄的一層白粉，眼睛和鼻子都生得俏巧，嘴唇是充滿着血色的鮮紅；她正在訴說控告的原因。

法官端坐在公案的後面，臉龐圓圓胖胖的，嘴唇上生着八字式的短鬚，倒一些也沒有普通法官那種凶相，他的眼梢嘴角時時顯露着笑痕；所以那個婦人訴說的聲調由輕微而響亮，從緩和而急切。

坐在法官右旁的錄事員，正低着頭捏着筆桿忙着一字一語的記錄。

旁聽席上，坐滿了旁聽者，甚至有幾位先生已經沒有坐位，站在後方；他們都息心靜氣，好像在大會場上聽學者演說一般的守秩序，很安靜。被告席上，坐着一個青年，穿的是灰色府綢大褂，背面起了許多縐紋；他的頭髮蓬亂着，頭部向下低低的垂着，臉上是急燥，不安，惶恐的表情；那位站着訴說的婦人的一字一語，都在震顫他的心坎！我們知道這位青年是不幸的被告者了。

那位婦人訴說完了，端端正正的站着，似乎恭候法官的裁判。法官笑容可掬的開始逐一質訊：

“那麼你控告的目的，是請求和你丈夫離婚？”

“是的，法官！我希望即日離婚。”婦人的答覆：

“據你訴說已經結婚三年了，怎麼到三年後的今日，才覺得有離婚的必要呢？”法官又質問她：

“這是不得已的事情，挨到今日，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；唯恐愈拖愈長，所以亟亟要提出離婚訴

訟。”婦人的答覆是毫無遲疑，出語也很迅速。

“你們結婚的三年中，他有虐待你的事情麼？”

“沒有，一點也沒有，一向是很和好的！”

“這樣說來，你們是很有愛情啦，爲什麼忽然要離婚呢？”

“不，法官，我始終沒有愛過他！愛與和好是兩件事！請法官注意，結婚之前到現在止，我始終對他沒有愛情！”

“對啦，沒有愛情的婚姻，不宜成就，既成就了三年，他又沒有虐待你的事情，就不能要求離婚。”法官說這話的時候，非常沉重。坐在被告席裏的那個青年也抬了一抬頭，好像得着莫大的安慰。

“過去的三年不必說，現在我覺得有離婚的必要，理由是我和他毫無愛情，再不能同居。”婦人着急起來了，所以音調也沒有先前那樣溫和。

“以前沒有愛情，你們曾經同居三年；現在還是沒有愛情，怎麼又不能和好同居呢？要知道離婚是件極不幸的事，勸你不要輕易嘗試！”

“法官，我已經說過了，就是因為現在再不能同居下去，過那沒有愛情的生活，所以要請求離婚的！”

“然而，我很願意知道你現在不能和他同居的理由。”

“法官，請你原諒，我有難於明言的隱衷。”婦人說的時候，兩頰飛漲紅潮，頭也漸漸的低垂下來。

法官知道這是一奇離奇的離婚案，他微微的現出笑容，看了婦人一眼；就叫婦人退下，接着喚那位被告前來。坐在被告席裏的青年，已經沒有先前那麼頹傷了，然而他臉上還是籠罩着灰色的憂愁；他站了起來，離開坐位，低着頭走到公案之前。旁聽席中的先生，太太們，都注着意那個被告丈夫，甚至有幾個人站起來蹣着脚跟，伸着頸子注視他。

法官還是那麼溫和可親，微微笑着問他：

“尊夫人要和你離婚呢，你的意見怎樣？”

“不，我無論如何不願意！”青年的音調有些痞沮。

“她對你沒有愛情，怎麼辦呢？”

“我很愛她！從結婚到現在。一直是很愛她！”青年的頭還是低低的垂下，說話的聲音還是懶懶的缺少氣力一般。

“她現在不願意和你同居了，你還是愛她麼？”

“還是愛她，我格外要愛她！”

法官笑了，把右手撚一撚鬚鬚。好像沒有了主意。

法庭上靜默了三分鐘光景，那個青年遍體在發燒，血輪的運行，好像決口的流水；心弦的緊張，好像箭矢待發的弓弦；在這一刹那的沉寂中，他幾乎哭了出來。

“夫婦雙方要有愛情，纔可同居；現在她非特不愛你，而且自願離婚了，這是沒有免強的可能！”法官開始破了靜默的空氣，對被告說。

“但是，她雖不愛我，已經同居三年了！”

“過去的事不必再說，現在是給你一個機會，你好去找一個你愛她，她又愛你的女郎來結婚，我

敢斷定，將來的生活比現在格外有趣。”

“法官，再要結婚，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容易，當初我費了好大的勁，和她結婚纔滿三年，她已經在提出離婚的要求了，我那有勇氣和能力再求另一個女郎來和我結婚呢？”這是很能動人的可憐音調；法官聽了，似乎也在感動，他的雙眉緊緊繃了起來，攔在公案上的兩隻手，無意的交合在一起，搓着，捏着；

“好吧，請你暫時退到候訊室裏去，我要單獨提訊你的夫人。”

那個青年跟着兩個警吏，退出了法庭。那個婦人又站在公案的前面了，法官對她說道：

“我看還是不要離婚的好，你的丈夫很愛你吓！”

“法官，我一點也不愛他，有什麼好呢！”婦人的答語是這樣的直截。

“你現在離棄了一位很愛你的丈夫，將來不後悔麼？”

“後悔？——不，我無論如何不要後悔！”

“好了，現在他已不在；你究竟爲什麼不得
離婚，把你難於明言的隱衷對我講來，才好判決。”
法官輕輕的告訴了她。

她起初回顧着旁聽的人們，似乎躊躇不安；法官銳利的目光逼着她，她終於張了張胆子，低低的告訴法官道：

“我是始終不愛他的。當初本來不願意和他結婚，只因爲另一位我愛他的男人，一時不能和我結婚，我們私自商議妥當，決定聽從父母的命令，和現在的丈夫暫時結婚。”

法官聽到這裏，面色立刻變了莊嚴，截住她的話頭，嚴厲的問道：

“你另外還有一個丈夫麼？”

“不，你聽錯了！”她依然輕微的，有條不紊的繼續說下去：“我，只有現在的一個丈夫！不過我是另外有愛人的，當我父母強要我和現在的丈夫結婚時，我的愛人恰巧到南洋去了，我打個電報問他怎

麼辦，他復電說不妨暫時聽從父母的命令，等他回來後再行離婚；他現在已經回來了，所以我再也不能和一個沒有愛情的丈夫同居下去。”

非特法官聽了詫異，坐在旁面的錄事員也停了記錄許久了；同時旁聽席上早已發出呵呵的笑聲，切切的私語。

法官靜默了一忽，陡然向她道：

“這是犯法的！你知道麼？”

婦人一點也不驚慌，臉上反露出了笑容，說道：

“沒有的事，我那位愛人就是一個律師，他告訴我：法律上沒有歸定無愛情的結婚是犯罪；另愛上了人，要和原有的丈夫離婚也不觸犯刑章。法官，現行律不是規定結婚自由，離婚自由的原則麼？”

這是出乎法官意外的事，知道沒有挽回他們不離婚的可能了，便滑稽似的對她笑道：

“我說你犯法，不是指法律來講；我說你的良心却是犯了法。離婚當然准你，不過你要賠償你丈夫的損失費。”

婦人聽了又喜又驚，高聲嚷道：

“什麼？那有女人賠償男人的損失？我和他已經無愛情的同居了三年，我的損失纔算重大哩！”

旁聽席上頓時又起了一陣笑語互作的聲音，好像電影院裏開演卓別靈笑片那麼嘈雜了。

那個被告的丈夫也從外面走了進來，他的臉色變成青灰，額角上滲出粒粒的汗珠，他行走時有些不隱；走到法官面前，一字一字像蛇行一般的問道：

“怎樣？你已經准她離婚了嗎？”

一九二七，九，二三夜，上海。

情 人

一

“誰哄你！我真的需要一個情人！”

H 先生的客廳上，有兩個中年紳士模樣的人，圍着圓桌子喝酒，桌上擺了個碟子，二盤菜，每人面前擺着一個高脚琉璃酒杯，黃色的牙筷，一瓶白蘭地放在主人的一邊。

那個穿馬褂，戴玳瑁邊眼鏡的是主人 H 先生，似乎已經有點酒意，兩頰泛出紅光，說話的聲音較平素高亢，興奮。在他對面的客人，—— N 博士穿的西裝，一個三角形的面龐，嘴唇上生着短短的黑鬚，

頸項上硬領，不很潔白，配着一個黑色橫領結，還能保存他留學生的風儀。他似乎很能喝酒，擎住疏璃杯，咕嚕，咕嚕不住的喝着，臉上沒有一點異樣的顏色，——依然盡黃。

“不比在巴黎呀！H，正式夫妻以外要有情人，咱們大中華人是做不到。”N博士放下酒杯，提着筷子在空裏繞了一個圈，對H先生說。

“這有什麼關係，需要情人，是古今中外一體相同的。”H駁N：

“我不是說你不應當需要情人，我的意思，第一是有婦之夫在中國不容易找到情人，第二，譬如尊夫人，是有夫之婦，她敢找情人嗎？”

“普天下那有不找愛情人的女子？”H憤憤然，否認N的論理。

“好，尊夫人要不要情人，與你的問題不生關係，我們不必研究。”N把筷子夾好的一撮肉鬆，塞進口去，嚼了幾下，伸一伸頸項，咽了下去，又繼續說：

“我再問你：尊夫人許不許你另找情人？”

“這是什麼話，要找情人，還先要和太太協議進行嗎？哈哈，這樣倒不是找情人，是討姨太太啦！”H說了，又冷笑一陣。

N端起酒杯，又咕嚕的喝了一口，說道：

“然而我還不明白，尊夫人雖不是如花如玉的二八佳人，至少是丰姿綽約，嫵娜可愛的半老徐娘，難道你還不滿足嗎？像你我的年紀，要再找一個多情的少女，恐怕終於是懶蝦蟆想喫天鵝肉”

“休，你還不像到過巴黎，逛過玻璃房子的洋翰林了！”H的臉上比較先前又紅了準多，額角上現出幾粒汗珠，大概是因為酒性強烈。他站起來，脫去馬褂，扔在靠窗站的沙發裏，仍舊回到席間坐下，把兩隻袖口捲了一捲，繼續對N道：

“物舊則厭，情久則淡，不是什麼漂亮不漂亮的問題。你想，孩子已經三歲了，她整日地忙東忙西，不是當心飯菜的好歹，就是留意孩子的冷暖，我所需要的女性安慰，在她身上求不到了，雖然她依

然是美麗的少婦。我感覺內心的空虛，心意的煩惱，她再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安慰入微，叫我的心如熨斗燙過一般的伏貼。現在只有找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，不，不一定少女，或者春情正濃的少婦，我想，她們的一字一語，一言一動，都能給我莫大的安慰。你相信嗎？N，假如你能够叫你的夫人給我介紹一位密斯，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一個月之內都會脫稿的。”

“你不怕尊夫人喫醋嗎？”N停住筷子笑問H。

“哪哩！前天她也曾對我說，假如一個月之內我真的能够把這部‘唯情哲學’下卷脫稿，她也很願意我有個情人的。”H先生非常得意，擎起玻璃杯又呷一口酒。

“假如有了情人，就能完成你的著作……”N博士的話還沒有說完，H夫人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孩子由裏面走了出來。她是二十七八歲的模樣，穿的元色嗶嘰的夾襖，黑絲的裙子拖到穿着黑皮高跟鞋的腳背上；圓肥的臉上，雖沒有塗粉，細膩的皮

膚，還保留着她的青春逝過未久的風姿。

“你們在高談闊論什麼大問題？”她走向H先生身旁微笑問着；N博士把筷子放下，欠了欠身子，對她道：

“嫂夫人，今天我又切擾了你們的酒菜，我們正在講H要找……”

H不待N說完，在檯底下把脚用力踢着N的脚，於是N的話不終而停止；H便歪着頭對他夫人媚笑一下，說道：

“他正在說你做菜的手段很高明，過日要叫他的夫人來拜你為師！”

“真的，真的，嫂夫人做的菜，樣樣合我的胃口！”N接着也對H夫人說。

“我們要喫飯了，你也來一同喫罷！”H唯恐剛才說的話還不够掩塞，又補上兩句。

“N先生不再喝幾杯酒嗎？你是宏量。”H夫人向N說；

“多謝，我已經半醉了！”

“好罷，讓我去叫他們盛飯來。”H夫人說完，又走了進去。N把頭伸向門口看了一眼，回頭對H笑道：

“好險！”

“還好，大概沒有聽見。”H自己也笑了一笑。

二

大約沒有一禮拜吧，H先生手裏捧着一封女人的信，獨自在書房裏，躺在沙發上又驚又喜！

碧綠的布紋信封，粉紅的桃花信箋，H看完了信箋上密載着娟秀勻淨的字跡，心裏感着說不出的溫柔，難以形容的甜蜜，同時心上也不住的卡卡作楞。他把信封信箋，不住的反覆細看，覺得信紙上隱約有股芬芳如處女的香味，觸進鼻腔；他紅了紅臉，把雙手捧起那張桃花信箋，吻了一吻。

他低着头不住的想：

——她的字體好熟呀，我似乎在那裏見過的，可比我夫人的還要秀挺，端整！……

——汪靜姑，——咳，這名字也不陌生！她說她認識我好幾年了，要不是前幾年我去教書的G女校的學生？

——她大概還是個處女，求愛的情很熱切哩，
.....

——沒有寫明住址，覆信由郵政信箱 105 號轉，大概她害怕家裏人知道……

——她已經曉得我結過婚了，但是她說始終愛我的；她又說對我沒有什麼過分的要求，只要我肯接受她的愛，……

——這是不易得的機會！努力，要努力向她進攻！

H先生的意志決定了，便站起來走去把書房門捎上，坐到寫字檯旁開始寫覆信。他恢復了十年前與他夫人第一次通信的情懷，文學家的筆法，熱情噴發的詞句，若即若離的表示，……他用盡了他寫情書的能力，在悉心靜氣地寫覆信。

“吡，吡，”有人在敲門，他狠聲的問道：

“誰？”

“我！”是他夫人的聲音：“N先生來看你。”

他怒極了，正在他寫情書的時候，有不速之客來攪擾。他把筆向桌上一丟，但仍舊坐着不站起來，回答便夫人道：

“你不知道我正在編‘唯情哲學’嗎？哪有功夫閒談！你去對他說不在家算了。”

“好罷，我去告訴他就完啦。”他夫人的腳步聲音，漸漸的聽不見了。

他拿起筆來，笑了一笑，又繼續的往下寫。

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事：將近三十歲的人，還能夠寫出這樣一封動人的情書來。他想汪靜姑女士接到這封覆信，一定要益發迷戀他，瘋狂般的愛他！他又把汪靜姑的來信仔細地讀了一遍，如耶教徒讀聖經一般虔誠的讀了一遍，在汪靜姑的署名處，又重重吻了一下，桃花信箋上，不料潮溼了一大塊。

.....

晚飯時，他和夫人對坐在客廳電燈下面，桌子上雖然陳列着許多很好的菜肴，可是他心不在焉的喫了一盤，就對他夫人說：

“我出去一趟就回來。”

出了家門，一直向右手馬路上走去。走到路旁矗立一座郵筒的地方，站住了。他左右迴顧一下，好像怕誰看見似的，纔把揣在胸前衣袋裏的一封信，很仔細地塞進郵筒。

他一步步的踏着回家的路上，曾經回過頭去看了看立在那路旁的郵筒。他想：明天這時候，覆信已經到了伊人之手。

他回到家裏夫人剛喫完飯，她問他：

“你到那裏去的？”

“看朋友。”

“這樣快就回來了？”

“朋友不在家。”

他笑容滿面的倒在沙發裏，吸着煙捲，每一縷一縷的圍繞上昇。女僕在收拾盥篋，夫人抱着孩

子在逗玩笑，他覺得室中的空氣較往常不同，不論是燈光：不論是陳設，就是女僕收拾盥筷的動作，都十分和諧，有生氣，好像春蘭的馨香，吹進了客廳。

他的夫人回過頭來見他笑孜孜的躺着，他的舒展閒散的態度是她近來第一次所見，

“今天編了不少吧？”夫人問他，

“編什麼？”他不曉得夫人問的是什麼。

“你正在編輯那部唯情哲學。”

“噢，是的，編了三章。”

“很多呀。究竟什麼時候好脫稿？”

“大概很快了！”

三

成績真不錯，還沒有兩星期，他寫字檯的抽斗中，已經藏了許多汪靜姑的情書。自然，他的覆信也寫了不少。

這幾天，他又感覺到情熱的迫切，覺得候她來了一封信，再覆她一封信，相隔的時間真太遠，他希

望每天能夠收到她一封信纔能滿足。於是不候她來信，便自己每天寫了一封信去。現在汪靜姑的來信已經不稱他“先生，”改稱“哥哥”了，他給她的信，自然也是“靜姑妹妹”。

這樣的又過了一星期他對她的熱情，像暮春到初夏的氣候，一天一天的熱了起來，現在簡直覺得寫信還不滿足，雖然來往的信上，都充滿了“親愛的，”“我最親愛沒有的”字句，他依然感覺空虛，煩惱，他想愛情到了這個程度，不是通信能夠滿足的，於是他又寫封去要求見面一次，他這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‘我的靜姑：

現在我對你不是把親愛兩個字能夠表現我的熱情。我好像是一隻被你薰醉了的鴿子，覺得世界上除你和我以外沒有什麼存在，真的，雖然我每夜抱着我的夫人，但是我早已把她當做你了，當做我最親愛的靜姑了！可是她是她，你是你，究竟

有個分別，到我睜開眼睛看着被我抱在手裏的是她，你知道我是多麼悲哀！

親愛的靜姑，現在我的靈魂沒有一時一刻不飛在你的身邊，我覺到週身的血液在火燒，沒有一刻的安寧。你救救我吧，救救一個靈魂你燒焦的我吧！

靜姑，我們沒有見過一次，你可知道我心中是多麼切盼一次的相會呀！我相信，我見你之後，一定會抱着你的頭痛哭，將我胸中日夜的積愆，盡情地告訴了你。

靜姑呀，你什麼時候有空？約好一個地點，讓我倆相見一次，在公園也好，在電影院也好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好，只要說明了地址，和什麼時候。我親愛的，希望你愈早愈好！……”

這封信寄出去以後，他沒有一刻不在預想他和汪靜姑女士見面後的情況，並且化了很長的時間去猜想汪靜姑是什麼樣子，穿什麼衣服，怎樣打

扮，說話是怎樣的柔輒，她的眼波是怎樣的美麗。

又過去了三天，她的覆信還沒有來，他真等得焦灼萬分，每頓飯也少喫了，神色不很好看，不常和他夫人說話，他覺她夫人一開口，就像是一根長刺，戳進了他的心窩，她的夫人見他終日悒鬱不樂的神氣，常對他講：

“你每天少寫一點唯情哲學的稿子吧，遲些時候脫稿也不要緊。我看你瘦了許多，爲什麼要這樣辛苦？”

他聽了夫人這樣的蠢話，益發生氣，然而想到夫人還以爲他每天在寫稿子倒又不覺好笑，所以也老是這樣回答她：

“好人，你曉得什麼，遇到哲理深奧的地方，常常要費盡心血去下解說，當然是很辛苦的事。”

於是夫人也對他笑了一笑。

他盼望汪靜姑的來信，好像孩子等待爸爸買糖菓回來的一般急切。白天裏面常常注意着門前綠衣人的踪跡，晚上居然爲了盼切過甚的關係，做

起夢來。

他似乎得着了汪女士的來信，約好晚上在F公園假山背後相會。晚膳後，他一人悄悄的到了F公園，園中很靜，點點燈光，非常黯澹，他攝手攝腳走到假山背後，她還沒有來，便找着一張椅子坐下。不久，輕微的高跟皮鞋聲，和縶縶的衣裙聲，漸漸的近了，他想一定是她來啦，心上不住的狂跳，想站起來迎接，可是因為沒有見過，唯恐差錯，於是還坐着等候。

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，穿着短襖長裙，烏雲似的頭髮，堆在頭上，姍姍的走到了他面前，他的呼吸漸漸的急促起來，臉上狂燒般的發熱。

“密斯脫汪，”他站起來喊了一聲，果真不錯，是汪靜姑，她聽見他在喊她便加快脚步走過來，發出黃鶯似的嬌聲：

“且先生嗎？累你久候了！”

兩人並肩坐在椅子上，她身上發出來的香味，益發叫他的呼吸急促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他在暗中

很仔細地看了她一眼，鵝蛋的臉兒，秀長的雙眉，美麗的眼睛，櫻桃似的雙唇；他忍不住了，伸過手去握着她的手，顫顫的說：

“靜姑，假如今天再不相見，我要病倒了！”

“是麼，我也想很見你一下，有許多話不是信上所能寫的！”

“什麼話呢？告訴我罷！”他向她靠攏一點，她的頭動了一下，蓬鬆的鬢髮，拂着他的臉部，

“說呀！”他又催促她，同時把一隻手伸過去圍住了她的腰部，她偏着頭看他一眼上體忽然倒向他的胸懷，一隻手也勾住了他的肩膀，

“哥哥！”她嬌聲的叫他一聲。他不曉得如何是好，身子軟軟的像棉花一樣，不自然而然，他低下頭去，另一隻手又挽住了她的頸項，把嘴唇湊向她的嘴唇深深的吻了幾吻，又低低的叫道：

“妹妹！”

拍，拍，忽然他覺得有人打他的臉，睜開眼睛來一看，他的嘴靠近他夫人的頭部，她嗤的一笑，問

他道：

“誰是你的妹妹吓？”

他感着說不出的愧羞，被夫人打了一掌，又有說不出的懊惱，然而沒有辦法發作他的怒意，把頭離開了她，翻過身去又闔上眼皮，想繼續這個好夢。

四

這天傍午時候，他的夫人拿了一封信給他，他沒有接過來的時候，便看見是汪靜姑的來信了。他拿了信，像拾着寶石一般的喜歡，便背了夫人獨自躲入書房裏去拆看。這一來，真把他喜得發狂，原來是汪女士約她今晚八時在留芳旅舍十五號相會。

他把信看了一遍，又一遍，唯恐看錯了一般。他摸出錶來看看時候，十一點半，他想到晚上八點鐘還早呢。他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度過這七時半的空、時間

午後四時，他的夫人換了簇新的衣服，拿了一個時式的錢袋，要出門去的樣子，他問道：

“你到什麼地方去呀？”

“我到母親家裏去。不回來喫晚飯了。”

“真巧，今晚N請我去喝酒，八點鐘我也要出去的。”

他的夫人沒有理會一般，逕自出門去了。他又忙着到房裏去打開衣廚，拿出好幾件夾袍，一件件的看着，比較哪一件入時，哪一件合身。把夾袍放開，又在牀下拿出一雙橡皮底的花緞鞋子，看了一看，鞋頭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破洞，便丟下又去拿出一雙棕色皮鞋，先用刷子刷光了灰塵，再用鞋油很仔細的塗着。費了很多的功夫，纔把皮鞋塗得光亮，和新的差不多。接着他又在衣廚裏找出一身潔白的襯衫褲，把身上的衣服脫光，披上了浴衣，走入後房的洗澡間去了。

將近六點鐘，他的孩子在奶媽手裏忽然大哭起來，不住的“媽媽，媽媽”的嚷着，他從奶媽手裏把孩子接過來抱在手裏，這孩子倒乖，落在他父親手裏便不哭了。他抱着孩子在客廳裏來回的走着。

過了半點鐘光景，他心裏漸漸的焦燥了，便把孩子交給奶媽，不料孩子一離他的手，又哇哇的大哭，他沒有方法，只好把孩子再抱在手裏。

又過了半點鐘，他忍不住了，便再把孩子交給奶媽，誰知這個討厭的小東西又哭了起來，他掏出錶來看看，已經七點一刻了。孩子還是不住的哭着吵着，他狠狠的打了他一個嘴巴，說：

“我去找你的媽回來！”

三歲的孩子，他又不懂他父親的話，益發哇哇的哭個不休。可是他看也不看的拿了帽子就出門去了。

原來他早先預算好的，七點鐘先物理髮店裏去修髮，再到留芳旅舍去會汪女士剛好。所以他走出家門，雇了一輛車子到留芳旅舍附近的理髮所裡去了。

他理好了髮，不過八時一刻，他在鏡子裏端詳了一回，覺得年紀青了不少，還是一個很優秀的美男子，可是他恨理髮匠今天太吝嗇了，給他香水噴

得太少。

留芳旅舍是個貴族的紳商行臺，他想汪靜姑約他到這裏來相會，她一定是個貴族的閨秀無疑。他走進旅舍，心上又不住跳動起來。

在樓上找到了十五號房間，房門是掩着，門口那塊黑漆的姓名牌上寫着汪女士三字。他很斯文的敲了敲門，便聽得裏面有人走來開門。奇怪，房門開了，沒有燈光，黑漆漆的，只是一股強烈的香味，觸了他的鼻管。

“H，我等你許久了，”他站在門口，被一隻纖柔的玉手拉了進去，順手把門推上，他被挽抱着在暗中一步步的走向右邊的沙發裏坐下。他正要問她爲什麼不開燈，不料話還沒有說出口，她緊緊抱着他，兩片滑膩的嘴唇，緊貼着他的，頓時使他熱情狂燒，也緊緊把她擁抱在胸前，忘命的親着嘴。

“哥哥，你把我想煞了！”這是她的聲音，他向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嬌柔動人的聲音。

“妹妹，今天我們盡情的暢叙一宵罷！”他又低

下頭去吻她。

“我們何日再敘呢？我的哥哥！”

“任你，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！”

“但是，我總不能如你夫人一般的愉快呀。”

“不要這樣說，我的心裏只有你；我的整個靈魂都交了給你！”

“不見得罷？”

他覺得她這句話，說得非常妬嫉，悲惋，便再緊緊的把她抱住，說道：

“妹妹，你放心，我的愛全注在你一人身上，除了你世上沒有我愛的第二人！”

“不要這樣說，我只要你能夠把你初愛你夫人的心來愛我！”

“不啻，我愛你十倍於當初愛我的夫人！”

“真的嗎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你要永遠把十倍當初愛你夫人的心，來愛我呀！”

“我一直愛你到這個世界毀滅！親愛的！”他說着又低下頭去吻她的嘴，吻她的臉，吻她的眼睛，吻她的頸項，他瘋狂似的吻着她的各處。他覺得一生最沒有比這剎那的榮幸和愉快了！

“你還沒有晚膳過吧？”

“是的，你呢？”

“也沒有，等你呢！你放我起來，叫茶房開兩客西餐來吧。”

“很好！”他放鬆了手，實在也急於要看看這個愛人是怎樣的美人兒，希望她馬上就去扭亮了電燈。

她輕燕般的疾走，跑到電燈的開關處，開亮了電燈，他睜大眼睛望去，呀，是他的夫人！

“你剛才說的，你的愛全注在我的身上了！除我以外，沒有第二個人可愛的，是不是？”他的夫人笑得十分有趣，走向他身邊，挨緊了他坐下。

他漲紅了臉，只說出一個字：

“唔——”

一九二七，十，一六，夜，上海。

苦 杯

“親愛的，你爲甚許久不來信，你可知道我是怎樣的悲傷與惆悵？”

倩影，你還記得嗎？三個月以前，因爲我置身營幕，軍書旁午，偶爾忘記兩星期沒有寫信給你，你不是曾經寄了一封快信給我，開端就是這樣寫的嗎？想不到現在我要第五次用你信上的開端，來轉問你了！

不知道是上帝故意要如此的作弄我呢，還是我生就的命運應該永遠啣住這個苦杯？我細算你最末一次給我的信，到今天止，相距已經四十五天

了，那時還是炎熱的暑天，我記得你的來信，問我喫過幾次清涼甜美的西瓜，這個病院中有沒有可厭的蚊蟲打擾；現在却是金風瑟瑟，秋涼的天氣了，你的信還是沒有來，是不是前途又發生了障礙？

倩影，在這四十五天的中間，我查看我的日記，這一封信不在內算，我給你的信已經有十二封，電報三個；難道你做個極簡單的回覆的可能都沒有了嗎？你看了我這許多信和電報，你要設法回我一次信的理智都沒有了嗎？我想，他們無論如何的兇狠，刻毒，你要瞞住他們寄封信，總是可能的，然而我竟收不到你隻字片紙的答覆，究竟爲了什麼嚴重的問題，要使我如此的挨苦呢？

本來，我們這種祕密精神結合不敢公開的局面，只要稍稍受了外來的襲擊，過去的一切，未來的希望，都要成爲水面上的菱花，燄火中的幻影！但是把最近一次的重重圍困，你居然能夠衝殺一條出路看來，似乎回我一封信的能力，無論如何你是做得到的。究竟這四十五天中發生了什麼問題，把我

倆的消息要隔絕起來？要不是你所說已經解決了的問題，依然是沒有解決？你所說的已經衝殺得一條出路，恐怕還是哄我的吧？

難道他們已經知道我回到這裏來了嗎？所有的信件都被他們扣留起來了不成？然而我後幾次的信寫得異常小心，我敢說一絲破綻都不能被他門找出，再也不相信你是收不着我的信！倩影，日來孤臥病榻，置身重重疑雲之間，已不知歡樂與苦痛有什麼分別，絕望與悲哀是怎樣的滋味！枯竭的淚源已如大旱的涸泉，再也沒有滴滴的涓流。

我很失悔，當我們在東江戰敗，我受了這一點創傷，就規避軍事的工作，回來就醫。現在他們不是又奪回了東江，殺向前去了嗎？我究竟爲了什麼，要離開那些共患難的同志們，丟棄了夙昔的宏願，回到這裏來呢？與其今日在這種絕望苦悶的生活裏掙扎，何如馳奔疆場，出入鎗林彈雨中，做那毀滅這個黑暗世界的工程，和用我們的鮮血去洗刷人間醜惡的義務呢？倩影，你該明白當初我拋棄了工作，

悄然返來的用意呀！

可恨，我的命運是這樣的不濟，本來很輕微的創傷，回到這裏，反而加重起來，以致現在還是輾轉於這間枯寂，冷落的病室中；不然，我至少能夠隱沒在你的家鄉，打探你的近況，好知道究竟爲了什麼不能給我一封信。同時，我又恨我爲什麼這樣愚蠢，當初你要出來看我，我偏偏又拒絕了你，在當時，我是唯恐你貿然來此，恰逢我的行動未能自如，一切都不方便，以爲待我告痊之後，再圖歡聚，是正當辦法，安知落得今日音信杳然！

倩影，我們已經二年多沒有見面了，我相信那一次假如你不聽我的拒絕，竟然來看了我一次，什麼都解決了。我是知道的，我的性情是這樣的硬直，在這未曾見面的二年之中，你受了我多少委屈；爲了我，又喫盡了人間的苦趣，真的，只要我們有一次的面敘，什麼都冰消雲散了。昔日的輕微猜疑，還成什麼問題；他們的阻難，陷害你我計劃，更不成什麼難題！然而，愚蠢的我，竟把這個機緣錯過，以致

有今日的失悔!

這或者是我的心病，可是在事實上，我對你這件事不能不起了一個極大的懷疑：我剛回到這裏，你告訴我你爸爸強迫你的婚事，已經完全被你推翻，不成什麼問題了。現在我想：恐怕是你要安慰我於病中，恐怕所說種種是對我撒的謊，否則，何致今日音信不通，杳無消息呢？倩影，果真是這樣嗎？

這是我常常縈迴腦際的一個問題，我已是有了婦之夫的男子，你正是待字閨中的處女，我究竟有多大的魔力，能夠使你屈服在聖潔真純愛神的寶座之下？何況你所處的家庭是這樣！但是，我們五年來畸形的戀愛，就落得這一個收場？倩影，玫瑰將殘，也不是花兒葉兒在剎那間一併的消逝呀！……

* * * *

昨天傍晚時，我伏在枕上，一口氣寫到這裏，便昏然倒下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整個的靈魂，似乎已經拋成片片，被人扔入狂飈浪作的大海。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你，更不知道還有我自己存在！

到我睜開眼睛看來，已經是黑夜展幕許久了，坐了起來扭亮電燈，床前擺着的稀飯已經沒有一絲熱氣，兩碟小菜也風乾了一般；看了看錶，才知道已經九點多了；腿上的傷處，也不曉得什麼時候看護又給我換了一次藥，綁上新的綳帶。我撫摸自己的前額，是炙手的焦熱；再在創口按捺一下，依然隱隱作痛。啊，舉目環視病房裏的空虛，再回顧榻邊牆上的黑影，長髮蓬鬆，兩肩棱棱，頹然的黑影；身世淒涼之感，又襲上心頭！倩影，久深孤獨之悲的我，在這時想起了你格外使我難堪呀！我的倩影，你究竟爲了什麼，要使我陷入這個不可解說的苦悶深窟？我恨你，我刻骨相思的恨你！你以爲這樣的突然遺棄了我，就能使我忘懷於你子嗎！

照理，現在我該走我早已決定下來的一條路了，不過在沒有得到你最後的宣誥，我還是甘心做幽囚裏面的無期徒刑者！因爲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竟是你有心的負我，還是不得不然的偶爾隔絕。現在斷送了我自己，藉此了結五年來的孽債，本不足

足惜，萬一是出於第三者的作弄，使我辜負了你，我是不於甘心的。所以我還得苟延殘喘的活着！

咳，淅瀝的秋雨，打上窗外的梧桐，偶爾還有一兩張枯萎的黃葉，隨風下墮，悉索作響，倒在病榻上的我，心境也和深秋天氣一般的蕭索了。倩影，一晌貪戀虛幻的歡樂，夢裏的安慰，到了今日，現實的境況，再也敵不過客病的悲愁！被我遺棄在家中孤苦零仃的月英，想來此刻到和我一般的新愁舊恨，羅織在她的週身！她和我是同樣一個被時代的犧牲者，可憐她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的行蹤和生死。這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對她只有如對待普通人一樣的同情，從什麼地方生根，我能去做她的一個消磨生命的奴隸——丈夫？只怪我的能力薄弱，沒有會打破歷來社會所賜給人類的桎梏，救她出來，享受一點人生應得的幸福。可是我們不是正在追求應享的幸福嗎？結果也是這樣，倩影，你說我們究竟走錯了什麼路？

我想起了過去的一切，目下的苦痛，我是十二

分的恨你！你既然在當初給我一種再生的力量，到現在爲甚又一聲不響地把我輕輕的拋開！倩影，我總覺得是你在借這個機會拋棄了我！

也好，我雖年華未老，青春却早已偷偷地消逝，現在鏡中照出來的我，是這樣的蒼老，憔悴，常是糾纏擊住恰如春花怒發的你，本屬荒誕。但願你珍惜你自己的春光！我還有什麼，過去的一切，好比握在拳裏的青煙，只要展開手掌，一縷煙痕，便嫵娜上騰，什麼都滅亡了！自古來，已經有了傷痕的人生，能有幾人得治再生？我，不是天才，不是上帝的寵兒，那能例外！倩影，不過你這樣的無音無聲的把我拋棄，我是不甘心呢！我爲了你的生命之力的給與，得再生於人世五年，現在果真又在你手裏毀滅，你似乎太忍了一點。你還記得嗎？一個晚春的黃昏，我挽着你坐在北海之濱，你說：

“雲：萬一你要忘情於我，我是不甘澆滅心田的愛火，讓一個失了靈魂的軀殼走入墓墳，至少，我得要先毀滅了你，再與人世告別！”

倩影，現在想來，你那次的宣誓，正是指點我目下要如何做去的了！

是的，還有一次，我也曾經向你開玩笑似的說過：

“假如你到和另一個人結婚的時候，我一定十二分的興奮來恭賀你，並且要奉贈你們一件最好的禮物！”

你問我什麼禮物呢？我答：

“能够使你，我，他，三人同時葬身在禮堂上的禮物！”

倩影，難道現在真是我奉贈這個禮物給你的時候了嗎？……

* * * * *

剛剛看護告訴我，已經有四天不省人事了，她說我前幾天神經忽然狂亂，熱度增加到駭人的度數，胡言狂嘵，日夜不止；直到今天經我幾番的苦求，她纔准我伏在枕上繼續寫信。我不知道現在我究竟是在夢中，還是死了。看看前幾天寫的信，也記

不起是那一天寫起的，再看到第二天所寫，似乎當時確實在神經狂暴時，不然，何至於如此傷心，想起許多極可怕的事情來呢？我親愛的情影，爲什麼到今天我還是收不到你的信？我相信現在真的遇着什麼意外了，否則，你不致於一封信都不給我呀！

假如你知道我現在的病狀，以及我渴想你來信的心境，你一定要流淚的！我的心的確像被一把銳利的鋼刀，戳了幾下，我也很願意早日辭去這個煩惱的人世了，祇因爲得不到你最後一次的來信，或者一度的見面，傲倖的一絲希望，還是絆住我的生命。啊，我的腦袋是這樣的昏沉，捏着鋼筆的右手，是這樣的震顫，我雖有泉湧般的萬言千語，梗在喉頭，也難於抒寫！情影，我唯一生命所寄的情影，你究竟遭了什麼不幸，不能給我一封信呢？

我們要有不幸的結局，我是早已想到的，然而要像現在各各不聞不問的生離死別，却不是我以前所能料及！是不是你早已安排好這一着？我不懂當先我爲什麼有偌大的勇氣去從事殘殺同類的戰

爭，而現在又這樣的沒有勇氣處置自己不可苟延的生命？倩影，以前你能給我愛的力量，叫我再生，現在我也需要你給我死的力量，叫我死去！你忍心看着是你救活過來的人，第二次懨懨的受磨難而亡嗎？我倆也曾抱頭痛哭過，也曾相對在笑過，却沒有料到今日竟然生死不相關吧？唉，上帝，當我驅馳戰場上的時候，爲甚不死在敵人鎗炮之下呢？

我也曾幾次極力想把你撇開我的記憶之外，把過去的五年，如夢後一般的遺忘，可是事實總不能如願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溫言，你的芳影，你的柔語，……在在牢記在我的腦經，如刻版一樣的鐫在我的心田，沒有方法會把你忘記一時一刻，這或者就是注定今日我要捱苦受難的！

啊，愛情原來是一杯苦澀的聖醇！我爲什麼還是牢牢地把這苦杯擎住在手，要到何時何日纔獻還給愛之神呢？

倩影，我的心弦是這樣的急顫，腦殼是這樣的昏痛，再也不能往下多寫！

離

婚

我在這兒等候，等候你最後一次的來信！也只有像無期徒刑的囚犯，等候大赦的來臨！

一九二七，十，三，夜三時，上海，聽車樓。

附誌：

這一篇是我尚未印出的短篇小說集“苦杯”的第一篇。

她 和 她

出吳淞口往長江上游駛去的英國商船中，頭等艙的大餐間裏，有兩個二十二三歲左右的青年，一個穿灰色嗶嘰西裝的青年，躺在靠門的沙發裏吸着煙捲，他的態度是十分舒適安靜。另一個青年上身穿着深藍色的法蘭絨西裝，褲子是白嗶嘰，頭髮往後梳得光光的，他兩手插在褲袋裏，在餐室中間空地上蹀躞，徘徊，撮起了嘴唇，不住的“吁——吁”地吹着；雙眉時繃時放，似乎內心感到煩燥。

躺在沙發裏的青年，將右手取下啣在嘴裏的煙捲，發出溫和的聲音：

“小平，你往下說呀，當你和那美麗的表嫂睡在牀上，不料有人敲着房門，你們便怎樣呢？哈，哈，是不是你表兄回來了？”

小平還是撮着嘴唇“吁，吁”的吹着，來往的走着，最後祇是由他鼻腔裏發出“哼，哼”兩聲，並不答復。

躲在沙發裏的青年，面上露出好奇的笑容，又迫着小平往下說：“不是你久別不歸的表兄，就是她家裏淘氣的丫鬢，是不是呢？白天裏究竟誰人敲房門？——你往下講呀！捧打野鴛鴦，倒很有趣！”

小平忽然走近沿門右壁窗下的藤椅裏坐下，頭略向左歪，半沉着半滑稽的說道：——

你聽我講下去罷，當我正抱着表嫂百般溫存調笑，忽然聽見有人敲門，未免喫了一驚，也以爲我的表兄回來了，不然那個敢當少奶奶照例午睡的時間來敲門驚擾呢？鵲嫂不慌不忙的把我推開，把頭偏向床外，發出似由夢中醒來的聲調：

“誰呀！人家正當好睡，這樣死勁的敲着房門，

有什麼天大的要事？”

門外有人答應道：

“奶奶，是我。平少爺在房裏不？剛剛郵差送來一張明信片，我送到平少爺房裏，他又不在，但是呢帽，手杖，外套都在，我想一定沒有出去，我以為他又在奶奶房裏講巴黎玻璃房子裏的法國姑娘的笑話哩。”

再也想不到敲門的果真是女婢阿菊，我想阿菊一定是看見我偷偷的躲進房裏來的，故意來敲門搗亂，我倒覺到很難爲情；把手在鵲嫂腿上捏了一把，意思是問她：“被她知道了如何是好？”——鵲嫂使勁的推開了我的手，又舉起手來向我搖搖，暗示我不要動也不要響，她躺在牀上裝着發怒的神氣，罵道：

“你這個死丫頭，我睡午覺的時候，平少爺怎麼會到我房裏來？要是他在我房裏談天，也用不着關起房門來了！”

她頓了一頓又繼續罵道：

“蠢貨，一張明信片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？你放在他房裏書檯上就完了，誰用你管他的閒事。”

我屏聲息氣的聽她罵着，她罵到第二段時，門外阿菊的脚步聲音在移動着，走開了。

我的慾火本來高昇到爆發時期，經了這一番驚擾，頓時降到冰點，正想起身溜出房門，不料她兩手緊緊的挽着我的頸項，她把她的嘴唇湊到我的嘴邊要我接吻；同時她的左脚使勁的壓着我的下體；她一面熱烈地吻着我，一面把身體緊緊的貼住我的身體，而且顫動的很厲害。我被她這樣一來，立刻跳出了驚恐的世界，回到慾火高昇到爆發的時期，我的雙手也貼住她胸前高而柔嫩的雙乳了。經過這一剎靜默求愛的掙扎，她輕輕對我道：

“平地冤屈了阿菊，都是爲你呀！”

我道：“恐怕還是爲你少奶奶的體面吧？”

“歹良心的，究竟是你自動的爬到我床上來的？還是我拖你上床來的？”她半嗔半怒的說着。

我也沒有再和她鬭嘴，只覺得她身上的肉香

和臉部的脂粉氣，陣陣的沁入我的心坎，使我週身發出難於扼制的熱力，心旌搖幌不定，我終於把她的襯衫上的一排鈕扣，一個一個的解開了，啊，雙手觸着她的肌肉，是多麼的柔嫩，光膩；再看她高聳胸前的一對乳房，好像是半個皮球覆着一樣！再也想不到已經生過五歲的孩子的女人，還是和處女一般令人心醉！我忍不住了，把頭往下移着，用嘴含着她的乳頭，學孩子吮奶似的啣着。她似慍似怒的用手推開我的頭，帶笑帶罵的說道：

“不要這樣，癢癢地使我怪難受，——真是乖孩子，比馨兒還可愛！”

她的兩片柔膩的芳唇又密接着我的嘴了！那時，她雙頰顯出比胭脂還可愛的紅光；兩眼惺忪，眸子水汪汪的，要攝去我的靈魂一般！——朋友，到那個時候，那怕是鐵打的柳下惠也忍不住了吧？我褪下她的襯褲，她也……，唉！我說不下去！老兄，怪膩的！

小平把頭倒在椅背上，臉上紅得厲害，閉着眼睛，雙眉繃着，好像他感到一些愧怍。

躺在沙發裏的青年，已經又換上一根煙捲了，他凝視着繚繞空中的煙影，笑道：

“阿菊恐怕是看見你偷偷摸摸躲入她的房裏的吧？不然，爲了一張明信片，何敢驚動少奶奶？可是她爲什麼又一定要向你們搗亂呢？難道不怕少奶奶發脾氣？”

小平又興奮起來了，把上體離開了椅背，歪倚着沙發裏的青年，說道：

“是的，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阿菊與我的故事，剛剛說了一大倒把她丟開了！”

間斷了一忽兒，他又繼續講下去：——

你聽好呀，促成我敢和鵲嫂發生肉慾的關係，倒不是鵲嫂屢次向我的誘惑，實在是阿菊的促成。我對於女性雖然有強烈的慾望和要求，因爲缺少和女性來往的經驗，總把她們看做神仙一樣，覺得她們個個是可離不可即，惹人刻骨相思的妖精，

鵲嫂對我的誘惑的態度，是從表兄北上後的一月中開始的，雖然我對她早存了非分之念，可是常常感覺到她的感誘是我自己的心理幻覺，她的孩子已經五歲了，每當我輾轉被窩裏測度她的態度究竟是性愛的誘惑還是我的幻覺時，總覺得有五歲孩子的她，絕對沒有誘惑二十一歲青年來滿足自己性慾的道理，所以我始終只存着一個分外的希望，終沒有越禮的舉動。記得有一次，是夜裏十點鐘的時候，他的馨兒早已入睡了，婢僕們也各自歸了寢室，我獨坐在房裏把張博士的性史滿足我的不可抑止的慾念，她忽然走進我的房來，站在我的背後，我連忙把那本不堪的小書藏在抽斗裏，我要回頭招呼她的時候，不料她撲在我的背上，用手蒙住我的眼睛，又很敏捷地把檯燈滅了，她格格地笑着問我：

“假使黑漆漆的半夜三更，忽然有人跑進你的房來，和現在一樣抱住你的頭，你怕不怕呢？”

我不曉得她是什麼用意，雖然平時她對我很

不拘形跡，尤其是表兄北上以後，可是我老是一心有着她是有五歲孩子的女人，斷乎不會勾引我的觀念，所以當下我無論如何猜不出她這樣舉動是什麼意思，我漲紅着臉，馬上把檯燈扭亮了；她便懶洋洋的鬆了雙手，緩緩地退向我的床上坐下，冷冷的說道：

“窗外是這樣好的月亮，關了電燈談談不是很幽靜嗎？”

——你想，當時我遇着這樣好的機會，還不敢進行，真是一個書獃子。現在想想這一次，倒活像寶蟾遇着薛蝌！

在這種狀況之下，我一面感覺到她在誘惑，一面又懼恐是我自己的幻覺，因此把強烈的慾望和要求漸漸的移到阿菊身上。她是個很姣俏伶俐的姑娘。白白的瓜子臉兒。柳葉似的雙眉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辮子拖在臀部上，年齡恰到青春成熟的時候，她每天到我房裏來的時候很多，打洗面水，整理床鋪，打掃房間……差不多一日三

餐的前後，她總是在我房裏工作。自從我有意於她之後，覺得她比鵲嫂格外可愛。然而胆怯的我，只敢用我的雙眼使勁的看一個够飽，總想不出親近和引誘她的方法，同時我懼於女子是壯嚴不易侵犯的觀念，雖料她比鵲嫂容易迷戀我，可是也鼓不起勇氣向她進攻。還是她厲害，早已看出我對她是存了一種慾望；有一天晚飯，她到我房裏來倒臉水，正當我照例的癡望着她動作的時候，她嫣然一笑，瞪了我一眼，帶笑帶說：

“兩隻餓狗似的眼睛，釘在人家身上，難道想喫什麼東西？”

那時我對阿菊究竟不比對鵲嫂，當時我就鼓足十二分的勇氣，調笑她道：

“是的，我要喫你！”

她舉起手來括括臉皮，哼出一個“羞！”字：接着拔起腳來要走，我馬上老鷹捕小雞似的抓住了她，用手圍住了她的腰支，低下頭去想 Kiss，她用力掙脫我的包圍，逃到門口站住，低聲說道：

“被奶奶見了如何得了？你要……”

她害羞似的沒有說完就跑走了，我想雖然沒有立刻達到目的，看她的態度，大概十有八九允許我的要求了，我便預備以後如何如何按步就班的向她進攻，再也沒有料到當夜十一時敲過後，我正預備脫衣服睡覺時，她忽然推進房門來，問我要不要開水，這是平日沒有的殷勤，我頓時知道她的來意了，便毫不客氣的拖着她擁在我的懷抱裏，真如餓狗似的狂吻她。她也很仔細，很小心，把檯上的檯燈滅了，躺在我的身上摸臉捏手；這是不用說，乾柴近了烈火，立刻要闖禍的！兩個人扭做了一團，如蒼蠅墮入蜜缸裏，同樣的到了不能再忍的程度！終於——！這真是有生以來第一遭！……

她告訴我，對我懷念許久了，在我表兄沒有北上以前就有了心，只因為我一向淡淡的對她，沒有敢露一次聲色。

我問她年紀輕輕的女孩子，為什麼胆子這般大？她答道：

“那一個女子不想男人？只要沒有旁的阻礙，沒有一個女子不想和男人犯罪！你看我家少奶奶表面是正經非常，假如有個男人去勾引她，我敢說她很歡迎。”

自從那一次以後，我便常常想起阿菊說的假如有個男人去勾引鵲嫂，她也很願意的幾句話；誤會了鵲嫂給我的許多機會不就，並且深深的失悔過去那許多機會，因此娟嫂不可侵犯的莊嚴，從這一次後，在我心中完全汰毀無影了！

那是不用說，鵲嫂本來是存了心的，現在我又是毫無畏縮，所以互相勾情便毫無忌憚，益發不拘形跡起來。當我初次要求她的時候，她很直率的告訴我，晚上因和馨兒同睡的關係，不論我去就她，她來就我，都是不很妥當，最好每當飯後，她午睡時，找個機會溜入她房裏去。——阿菊敲門那一次，便是我向她第一次的冒險成功呀。……

小平說着又把上體倒向椅背，面上現着幽密

的笑容。那個躲在沙發裏的青年，第二根煙捲早已完了，他聽小平講到那裏，似乎也需要暫時休息一下。站了起來，伸手在壁上按一下電鈴，不久來一個穿白色大褂的 Boy，那個青年叫他開兩瓶啤酒送來，並且笑着對小平說：

“我聽了你這樣動聽的性愛故事，應當請你喝一杯酒，並且我要慶賀三年未見的老友，居然得着雙料性愛的經驗！”

“笑話，那裏說上是愛？不過是飢不擇食的一種沒有靈魂的發洩罷了！”小平似乎在掩塞自己過去的一切。

“愛性本來要沒有靈魂，才能毫無苦痛；否則，愛的滋味還沒有嘗到，先得要請你飽受一番苦味，”

Boy送上兩大玻璃杯的啤酒，那個青年送一杯給小平自己端了一杯仍舊回到沙發裏坐下，一連喝了幾口，又向小平說道：

“阿菊真是你的恩人，先給你救急，又指導你一條大路，真是難得呀！”他說着，哈哈的笑了起來。

小平站了起來把酒杯送在桌子上以後，仍舊回到椅子裏，說道：

“阿菊却是個不可多得的女子；剛才我所講的故事，關於她敲門一事，還得要補充一點，她原來是瞧見我溜進鴿嫂房裏去的。她看着我許久許久不出來，而且鴿嫂又把房門門了起來，她便躲在房門外偷聽動靜，後來她猜到我們的秘密了，便固意敲門。”

那沙發裏的青年插言道：

“大概這是喫醋的表示吧？”

“正是你的話！”小平笑着，又接下去說：“當天夜裏十二時左右，我已經睡了，房門是不下門的，從和阿菊發生了關係以後；那夜她氣沖沖的走入房來，坐在我的床沿上，把頭低下來，在我耳邊狠狠的問道：是不是因為白天裏太辛苦，所以老早就要睡；她又問我為什麼敲了門以後，還是躲在鴿嫂房裏不出來！她又罵我一個男子不應當愛了這個又去騙那個！”

“我極力向她認錯，說是鵲嫂引誘我的，不是我去惹動她；可是阿菊終於不肯相信。我又從被窩裏坐了起來，極力向她獻殷勤，誰知她非特不爲我動，反而嗚咽的啜泣了。我，在這一刹那，才感覺到處女的愛是那麼真純，偉大！然而，爲避免愛與義務的關係，後來我終於不得不離開了她們兩人了！”

沙發裏的青年驚異的瞧着小平，問道：

“什麼叫義務？你離開了她倆嗎？”

“是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！阿菊既然真心愛我，單在愛字的本身上講，我也能專心一致去愛她，可是我倆的地位，能不能有個結局呢？事實上，她——一個婢女，不能嫁我，我也沒有勇氣娶她做我的夫人，在我的環境，在現代的社會！可是我和鵲嫂發生了關係，她依然還是我表兄的夫人，只要我們的秘密不洩漏出來，什麼義務和責任却不與我相干！你說是不是這樣呢？”

小平說了，把頭低低往下垂着。沙發裏的那個青年，臉上原有的笑容也沉了下去，又從衣袋裏掏

她 和 她

出煙盒抽出一根煙捲啣在嘴裏，擦着自來火吸着，陣陣灰白的烟氣不住的在他口中噴出。……

一九二七，九，一六夜，上海。

求 愛

(男)——蘅妹!你看:這樣幽靜的月下,坐在花
畦裏發呆的,只有我們倆吧?

(女)——淡淡的月光,微薰的花香,儘可由我
們欣賞,誰叫你儘在發呆呢?……呀,南哥,你仰起
頭來看那月亮,快要躲入烏雲裏去了!

(男)——是的。唉,月亮,這一幕是我命運的象
徵吧?

(女)——哈,南哥,你看!快了,快了,烏雲離月
亮很近啦!

(男)——蘅妹,我們要怎樣,保存這最後的一

線月光？

(女)——嘻,完了,黑漆漆的看不見月亮啦!

(男)——我相信可愛的月亮不久會衝出烏雲。

(女)——是的,我也這樣想。

(男)——但是,我的命運什麼時候衝出烏雲的障礙呢?

(女)——我一點也不懂你的意思!

(男)——蕙妹,…………

(女)——南哥。

(男)——能够瞭解我的只有你呀。

(女)——我?那纔是笑話!我既不懂文學,又不做詩,怎麼能够瞭解一個偉大的詩人如你呢?

(男)——蕙妹,你的音調,你的語氣,就叫我够

……………

(女)——叫你怎樣?叫你够難受啦,是不是?

(男)——笑話,我只要永遠能够聽到蕙妹的聲音,我什麼都滿足了!

(女)——噢,你要聽那秋蟲唧唧,秋風瑟瑟;只

有自然界的一波一動纔能幫助你們詩人。

(男)——自然界給我的幫助,還不够!

(女)——我是不知道詩人需要的是什麼,不過隨便說說罷了,你究竟還要什麼呢?

(男)——蕪妹!祇要你……

(女)——啊!你又笑話了!我不是早說過了嗎?“我既不懂文學,又不會做詩,”有什麼好幫助你呢?

(男)——……………

(女)——你說什麼?我沒有聽見,南哥。

(男)——祇要你……………

(女)——要我什麼?

(男)——上星期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?

(女)——對我說過了?我一點也記不起來!

(男)——蕪妹,有一個人把他自己一顆赤熱的心,奉獻給你,你肯接受嗎?

(女)——那個人是誰?

(男)——在你眼前!

(女)——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烏雲呀，月亮都沒有了！

(男)——你急盼月亮衝出烏雲嗎？蘅妹！

(女)——是的，我很愛月亮！

(男)——……烏雲，月亮……

(女)——南哥！“烏雲，月亮，”你在吟詩嗎？

(男)——……

(女)——可惜我不會做詩！

(男)——蘅妹，假如一個人被熱火燒焦了，你憐惜他嗎？

(女)——啊，被火燒的人誰都可憐他。

(男)——現在我的心兒，爲了你燒焦了，你知道嗎？

(女)——是的！去年你的辛弟燒焦了手臂，我很擔心呀！

(男)——蘅妹，我說我的心在發燒！

(女)——哈，你也燒過了？什麼時候？燒壞了什麼地方？

(男)——你沒有聽清楚我的話!

(女)——怎麼?還是說你辛弟燒了手臂嗎?

(男)——唉,我是烏雲遮住的明月,大海中的扁舟一葉!

(女)——還有呢?

(男)——還有什麼?

(女)——你剛才讀的詩只有兩句嗎?

(男)——蕪妹,你為什麼使我這樣悲傷?

(女)——怎麼?你又有什麼感觸嗎?南哥!

(男)——是的!

(女)——哈,南哥,你看哪,月亮已經走出了烏雲!

(男)——可是我的心,不知何年何月重見光明!

(女)——詩人的心,常是被詩意包圍住的,是不是?

(男)——我的心被你包圍住了!

(女)——所以你不會“重見光明”了! 那麼我

先回去罷!

(男)——蕪妹,你又誤會了!我再也離不開你!

(女)——啊,你不要拉住我的手,你以為我真的回去了嗎?

(男)——你的手為甚這樣冷冰冰的?蕪妹,你少穿了衣服!

(女)——是的,我真有點冷!你的手倒是火熱的。

(男)——秋涼涼如水,要留意的。……這樣好嗎?

(女)——也好,你這樣緊緊的偎着我,覺得暖和了許多。

(男)——蕪妹,我週身的血輪在飛也似的狂奔;緊張的心弦不住的震顫!

(女)——真的嗎?要不是你受了熱?讓我摸摸你的額角看。

(男)——不!爲了我擁抱着你。

(女)——可是我身上還覺得涼。

(男)——你第一次和我相識，不是也在這裏嗎？

(女)——是的，所以今天我很願意和你在這裏談談！

(男)——從那次後，我寫給你這許多長信和新詩，都是血淚的結晶。

(女)——真的嗎？可是我都燒了！

(男)——蘅妹，……聽了這樣的話我很心痛！

(女)——是的，郵票倒化了不少；你的詩沒有發表過嗎？

(男)——我專為你寫的，不在乎發表！

(女)——那才糟糕！我因為一時來不及讀，總以為你將來一定收在你的詩集子裏出單行本呢！

(男)——大約我永遠得不着你的安慰了？

(女)——安慰？我不是常常鼓勵你做詩嗎？我不常常希望你成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嗎？

(男)——沒有用處！

(女)——要怎樣呢？

離 婚

(男)——要你肯接受我的心!

(女)——南哥,你的信我不是都收了嗎?

(男)——你爲什麼要燒去呢?

(女)——哈,你不曉得我的苦心!

(男)——什麼苦心,蕪妹?

(女)——你不要把我抱得這樣緊,腰支發酸的……這個還不知道嗎?我先問你,你寫信給我不是專給我一人看的?

(男)——當然是專給你看的?除你以外,誰配讀我這由生命滴成的情書呢?

(女)——是咯!所以我要燒個精光,唯恐第二個人來讀!

(男)——你這樣的苦心,我很原諒你!

(女)——你的信寫得真長,假如我不燒的話,恐怕不要一星期,把我的小皮箱要塞滿哩。

(男)——我寄給你的照片呢?

(女)——照片?什麼時候寄給我的照片?

(男)——噢,那次寄給你的大信封,不是有十

五頁長信嗎？我的照片就夾在這封信裏面的！

(女)——哈哈，我倒沒有曉得，信紙總是裝在信封裏一起燒的！

(男)——怎麼？我給你的信拆都沒有拆嗎？

(女)——不要發極，誰敢拆我的信？就是電報也沒有人敢拆。

(男)——蕪妹！……

(女)——南哥，你怎麼渾身發抖呢？

(男)——蕪妹，我什麼都沒有了！唉……

(女)——怎麼？你的什麼東西不見了？

(男)——唉！我的心永遠是這麼空虛呀！

(女)——空虛？今天你不是把我抱在你的胸前了嗎？

(男)——唉，蕪妹！

(女)——南哥！

一九二七，十，七，夜一時，上海。

無聊人的半天

八月二十一日

老蘇常說：他是愈窮愈硬；我却硬不起來，愈窮愈無聊，愈窮愈糊塗，倒是真的！今天早晨起來，忽然一陣心血來潮，想起困守在西門城裏貧民窟中的老同學梅姐姐，便帶了我所有的家產——十二個銅子兒，向南京路而去。時候還早，那兩所遙遙相對，不知吸收多少衣食不足的勞働者的血汗的先施，永安兩大百貨公司還未開門，大新街的角度上，有三五個賣熱豆腐漿兼油條的，許多黃包車夫，及掃垃圾的工人，圍着他們的木桶，買一根油條，一盤

豆腐漿在那裏充飢。我看他們咬一口油條，喝一口豆腐漿，滋味是很好的！可憐的我，清早什麼都沒下肚，從寓所走到大新街要半點鐘，何況昨晚沒有喫得飽，這時候飢慾大盛，藏在衣袋裏的右手，捏着十二個銅子兒，格外覺得油條，豆腐漿的需要，便走入他們的圈中，向那慈愛可親的賣豆腐漿老頭兒，買一根油條，一盃豆腐漿，照着他們咬一口油條，喝一口豆腐漿用起早點來，滋味確是很不錯。

呵，真便宜。我連喝兩盃豆腐漿，也不過費去六個銅子兒，肚裏居然不再隆隆作响了。

措了措嘴唇上的油水，撥開脚步向東新橋走去。走到東新橋，往西門去的五路電車也來到，便跳上最後一節的拖車，可是剛踏上踏板，又跳下來了，我不是還有六個銅子兒嗎？東新橋到西門只要四分，我何不闊他一陣呢，雖然沒有幾分鐘以前是和黃包車夫，掃垃圾的工人在一起聚餐的，只要四個銅子兒，我就有坐頭等電車的資格。一面想闊，一面已經跳上頭等車了。走入車廂，裏面只有四個人，

兩個穿西裝的，一個穿華絲葛夾袍，外國元緞馬褂的，還有一位中年的女太太；他們見我一頭蓬鬆紊亂的長髮，同那件破舊的竹布大褂，以及腳上的破支鞋，都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我，大概以爲我錯跑進頭等車來了！

“一張西門！”我拿出四個銅子，故意提高聲音的對賣票人說。我是表示我也有四個銅子兒可以坐頭等車的資格，給那四個人看的！

車到了西新橋，不料黃仲生上來了。他滿面歡容，衣冠整潔，一舉一動都顯露出輕快的神氣，原來他不久要和伍女士在遠東飯店結婚了，我真不懂，他自己在C書局當編輯，每月拿四十五元大洋，房錢，伙食，衣服，已經不_够他開銷了，忽然又要結婚起來，伍女士除却一付騷態可親以外，什麼都不興，老黃和她過共同生活，他的45元只_够她跑一霎先施公司！要不是老黃真的感到性的苦悶，生活單調，非借用她不行？

“我們的婚期就在下星期日，請帖明天發

去，那時你一定要熱鬧一下！”我們閒談了許久，他很誠懇的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結婚大典。我向他打趣道：

“得了！現在我要化一元錢買一條衛生月經帶送給密斯伍都不能；我現在一錢不名，那天是不敢參加婚禮的！——要末你請我去替你們倒茶給客人的招待！……”

“什麼話？咱們好友，還得講着送禮不送禮的問題嗎？那天你一定要去的吓！”

“真的，我不和你開玩笑，倒不是因為我沒有錢送禮而怕去；我參加人家的結婚紀念大典，實在一點興趣都沒有！你可省下一張請帖，一分郵票，我是不到的。”

“真的嗎？這為何來？難道你不能看朋友的情分上，當我終身只有一度歡樂的時期，去湊一個熱鬧嗎？”他的話倒是愈說愈誠懇了，我也不管他生氣不生氣，對他道：

“朋友！我很為你悲傷！你自己戴上無名的桎

皓，有甚歡樂？”

* * * *

電車到了老西門，下車與老黃分手後，我直奔城裏而去。到梅姐姐家裏時，她正坐在床前小爐子的旁面打繩衫。爐子上是一隻瓦罐，她買不起柴，舉火，用舊報紙當柴燒的，弄得滿屋裏都是烟霧。

“我夾袍還沒有上身，你怎麼打起頭繩衫來了。”

“哼！我還有福氣穿繩衫嗎？……是房東張媽把洋貨店的生意介紹給我的，每打一件，可得手工洋四毛。”

“張媽怎麼對你這樣好了？”我問。

“還不是因為我欠她三個月的共計六元房租的關係？”

“那末你幾天能夠打好一件呢？”

“終日的手不停工，大約三天一件。”她說完便把右手掀開瓦罐的蓋子，我只見一罐滾沸的白水，夾着幾粒米珠在水中翻上滾下。我又問：

“曾先生還沒有信來嗎？”

“他大概不會有信給我了！——這也是常情，他在南洋羣島教書，我淪落在上海，除給他一些可悲的消息外，對於他沒有可安慰的地方，相別久而久之，他漸漸的把我遺忘了，在南洋找一個常常可以見面的異性安慰者是很容易的。說不定他已經沉醉在另外一個愛人的靈魂中了！我，但願他真的把我遺忘，我的影像不要有一絲遺留在他的腦海裏使他感到失望，悲哀！”

唉，她的言語是多麼深誠感慨呀！

“你不恨他的忘情嗎？”我問。

“什麼叫忘情？不要說我不在他的身旁，就是終年終月形影相隨的夫妻，大家也能够另有他愛的，何況我和他是相別已久，各處異鄉，曾經發生過一點愛情的呢？”

“那末你爲甚不也去另找愛人呢？”我用開玩笑的口吻問她。

她停了她的工作，抬起頭來向我看了一眼，她

焦黃的臉上現出一層極慘苦的微笑。接着仍舊低下頭去繼續她的工作，應我道：

“唉——，三郎弟弟，你的話愈說愈釋氣了！我很明白性愛的關係，我並不恨他的忘情，這是應有的現象；我也用不着報復他。另外找一個愛人，也是我願意的，需要的，不過我現在既然明白，如自己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，去愛男人是不自由的，苦痛的。爲了要靠男人過活，把神聖純潔的愛是侮辱了！你要知道，你們男人假如能夠供養一個自己心愛的女人的生活，便把她當做自己的所有產物一般了，無形中取消愛的神聖，降低我們的人格！那時，我們完全做了你們男子的奴隸！——現在的我爲了自己努力掙扎生活，性愛受了壓迫，也漸漸的淡漠下來了。……現在我心裏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怎樣獨立起來。老實說，對於現在的男子都有點害怕！”

我簡直沒有話對付她，低下頭來，掀開地上瓦罐的蓋子看着，粒粒可數的米珠，還是在滾沸的白

離

婚

水中翻上滾下；清早喫下的油條和豆腐漿的味兒，
忽然湧上我的喉嚨！

.....

一九二六，一〇，五。

白皮鞋

今天早晨我穿黑皮鞋的時候，發現左腳的鞋頭脫線了，雖然沒有鞋幫與鞋底完全脫離關係，可是我心裏不免發急，沒有第二雙皮鞋可以換替，終有一天腳尖要露出鞋頭來的。

怎麼辦呢？近來因為生病的關係，非特拿不着工作的代價，平地還增加了一筆喝藥水的錢，這一個月來，完全在借貸維持着生活，在傲倖中能夠借到朋友們的錢來開銷房金伙食和藥水錢，已經覺得這樣能夠免去被迫到絕境，是說不出的慳慳了，那裏還有胆量再去向朋友告貸幾元大洋來買雙新

皮鞋呢？但是鞋頭遲早終是要開裂的，我在這剎那的躊躇，忽然有了一點希望，——希望也有一個朋友會送我一雙舊皮鞋替換一下。同時我連想到一月以前，我把去年夏天所穿的白皮鞋送給致雯的一段歷史來了。

一月前的一天下午，正是我照例到K書局去的時候，忽然K書局的一個小夥友，匆匆的趕了來送給我一張字條。

“去年年底我來此一連找你兩趟，都未遇見，今天我又來了，盼望你即刻到北火車站對面W旅館20號一叙。”

我看清這張字條是致雯寫的，便笑着問那小夥友道：

“我是總得要書局裏來的，你爲甚特地要趕着把這字條送給我呢？”

那小夥友搓着兩手，把頭昂起晒着嘴答覆我道：

“就是這句話！先生的那位朋友真有些怕人，

我們告訴他：你是不久要到書局的，假如要見你，不妨等候一下，不然，把字條留在書局裏，不久你也會看見的；誰知那位先生好像報喪信一般着急，他漲紅着臉，連聲答道：‘不行不行，請你們即刻送給他！’唉，他說話的時候額前的兩條筋都漲了起來，喘氣像條老黃牛！張老闆恐怕他找你是有什麼緊要事，便叫我立刻把這字條送來給你的。”

我聽着那小夥友不耐煩而形容過甚的敘述，心裏不免好笑，便拉了拉他的手，對他道：

“對你不起，勞你跑到這裏，回頭我到書局裏來，請你喫花生糖吧。”

出了寓所，逕向東新橋走去，在路上遇着老程他一連叫了幾聲無聊，無聊；他又說身上還有一元大洋和十角小洋，要我同他玩一下子。我告訴他還要去見一個朋友，他便決定同我去看了致雯以後，再去看電影或者喝老酒。

兩人乘着五路電車，直到北火車站下車。W旅館比四馬路弄堂裏那小旅館還要小，我穿着那套

起碼西裝，老程穿的是上海最流行的少爺式的馬褂長袍。我倆走進W旅館，在客廳上的那個招待，和幾個茶房都覺得眼前一亮，我們說要看20號的客人，他們的眼光頓時又變了顏色，一個身材矮小，穿着元色充嗶嘰短褂的茶房，手裏捏着一串叮琳的鑰匙，走上前來，打着無錫口音問我道：

“先生看20號客人嗎？——是不是那個穿藍長衫白鞋子的近視眼？”

“是的！我們就是要看那位藍長衫的近視眼先生。20號在那裏？你領我們去就是了！”我感覺到他對致雯的一種藐視，使我發生了無名的憤怒，便狠狠的搶白他一頓。

致雯開了房門迎着我倆進去坐下，他對老程不住的打量着，他見老程那種老上海的裝束，似乎發生了惶恐和驚疑。啊，我頓時感覺到我們這一羣被現時代認定為暴徒門的青年，隨時隨地要留心那些豺狼虎豹毒害的可憐。

“這位是程——，他就是致雯，咱們都是老朋

友，你和他是未曾見面過的同志。”我爲減少致雲對老程的驚惶起見，便先替他們介紹。

果真，經過我的介紹之後，致雲馬上露着泰然的態度，開始你問我答，毫無顧忌的談話了。致雲對我問道：

“你面色不很好看，臉龐也比較去年夏天和你分別的時候消瘦了許多。——難道工作……？”

我未待他說完，便搶着答覆他：

“唉，不要說起，去年夏天別後至今，簡直不是過人的生活。夏天回到上海是爛腳，你是知道的，爛腳還沒完全痊癒的時候，眼睛又紅了起來，整整有一月不曾看書和寫字。到了今年，一月還未過五天，又生起病來，現在總算能夠出來走動一下，但是過去的一禮拜，病倒在床上，真把我苦死了！”

“像我們那些小子真不配生病，生病該是有福氣的闊人，好在他們發一個寒熱，五元錢一天的看護婦立刻就請到府上不離左右的侍候了。”這是老程憤慨的牢騷，他爲了我病，曾經想許多方法，請他

的朋友免費診視過幾次，累他喫了不少的苦趣，所以他在這裏替我現身說法了。

“去年夏天你和我分別以後，你倒經過不少次的風波，在你去年年底沒有到上海來找我之先，我老是疑心你做了他們的點心，——我真有點疑心掛在W城四門的十三個腦袋中，或者有一個是你。”我對致雯說。

他伸了一個懶腰，臉上現出陰沉的微笑，閉着眼縫說道：

“還不是一個樣子！死與未死不過遲早的問題，我們的小狗命還不是握在他們的手心裏？”

“媽的！像我們這些人死在他們手裏，還覺得理所當然，他們知道不殺光我們，我們總有一天打他們下台；那另外一批一批莫名其妙的青年，到死還不知道爲的什麼，纔算冤哉枉也！”這是老程說的。

致雯忽然想起了一件什麼大事一般，把上體向前屈着，把左脚擱在右腿上，我便看清他左脚的

白 皮 鞋

白帆布運動鞋，已經變成灰色，後跟已經穿了幾個洞，鞋尖的小孔裏露出裹着黑襪的腳趾。我驀地回想到去年年底他兩次來上海，在信上說明我去看他的時候，務必帶雙鞋子給他的事了。我正在深深抱歉兩次到旅館去看他，他已經離開上海，一次都未遇着。

我正在凝視着他左脚上的破鞋子，幻想的時候，他已經唧唧噥噥講了一大堆說話，到我的神經移注他的說話時，只聽得將要結束的幾句：

“你想：他因為自己侵佔了已經去世的兄弟的遺產，唯恐姪兒要報復，竟不惜以師長的權威，把姪兒當做暴徒結果了！”

我雖沒有聽清楚他敘述這段故事的始末，但我已經明白他說的是當代的革命大人物，為了自己的利益，是不惜誣陷無辜的民衆，殘殺了人家，滿足自己的慾望。便接着發表幾句空議論：

大概我一時說話忘形了，聲音漸漸的像演講似的一句高一句，便引起致雯的注意，他便把手指在桌子敲了幾下，又把手指向房門那邊指點一下，暗示我當此莫談國事之際，不要因為在此空發議論而遭意外。

“不早了，我們也可以走了，在這裏久坐長談總得出毛病。”老程似乎覺得我們的忘形隨意不很妥當，所以提議要走了。

“好吧，明天我有空再來看你。”我立起來向致

霎告別，他送我倆到旅館門口，便止步了。可是我們還沒有走出那弄堂口，他忽然追了上來，把我拖往，在後面輕輕的說道：

“明天傍晚時你再來一次，我在這裏候你，你頂好帶一雙鞋子來給我，不論新舊都好，你看，”他指着腳上的破舊帆布運動鞋，“簡直不好走路了！——你不要忘記呀。”

第二日下午五時左右，我走出寓所，陰霾的天空，落着密密的細雨，受了幾陣寒風的侵襲，肢體便瑟瑟的顫抖，把大衣領頭翻起，緊緊的圍着頸項，加快地直向霞飛路拱北的寓所跑去。

我曾經在拱北家裏寄住一晌，還有許多零星行李留在他家中，我跑上他的二樓，剛推開房門，便嗅着一陣玫瑰花香的脂粉味兒，和煦的熱氣撲面迎來。拱北正坐着寫什麼文章，室中的火爐，煤塊熊熊地在燃燒，絳色的窗簾靜靜的垂着，四壁掛着中西名家的畫片和他自己製作的幾幅油畫，左右兩壁畫框的空處，還有兩支孔雀翎毛黏着，一排書廚

裏整整齊齊裝着金光燦爛，十色五光的英文書籍
.....

“唉，別來不久的拱北，藝術化的生活一天天的進步了！”我走進這間美麗堂皇的房間，我不住的在默默地贊賞。我與他閒談幾句，便悄悄走入後房，翻着我的破網籃，找出那雙白皮鞋，帶到前樓來用拱北的板刷把它刷了一陣；拱北很奇怪的瞧着，但他也不問我這時候拿出白皮鞋來什麼用，這是使我感覺到免去難於答覆的快樂。

我在火爐邊坐了一回，吸去一根煙捲，便對拱北說：“我要走了！”

用報紙把白皮鞋包好，便向他點頭告別。我走出房門，回頭看了他一下，覺得拱北在凝視着我的背影，懷疑我把白鞋去賣給舊貨攤，換幾個錢買煙捲兒。——因為他知道我近來很窮，在借債過日子。

走出拱北寓所，冒着冷雨在馬路上走着，方把我臉上熱辣的熱氣驅散。

到北火車站W旅館的時候，已經七點鐘了。我

敲着20號的房門，裏面沒有人答應，我正疑心致雯不在家，預備問茶房的時候，聽見房裏有人咳嗽的聲音，我便推門進去，見致雯橫躺在床中，呼呼的睡着，夢中的乾咳，還一聲聲的繼續。我把他推醒，擔心地問他：

“你傷風了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今天在雨中跑了一天，受了一點涼。”

他坐了起來，扭着雙眼，有氣無力的說着。

“鞋子拿來了。——可是只有一雙舊的皮鞋！”

“好，管他黑皮鞋，白皮鞋，只要腳趾頭不露在外面就得了！”他伸着兩腳，指着腳上水淋淋的破帆布運動鞋繼續說道：“裏外都潮透了，打赤腳走路或者倒舒服一點。”

我不知道對他說什麼話是好，我並不可憐他的潦倒，只感覺到全人類的慚愧。

“假如我可以不走入那般衣冠禽獸，吸血鬼的上等社會，我儘管與那些朝無飯食，夜無宿處的乞丐混在一起，我絲毫也不會覺得苦痛！未來的光明

世界，一天不能實現 我們就一天沒有抬頭的希望！——除非我們也甘心寄生在那般不勞動而自命爲生產主人的籬下。”致雯儘量地發洩他心頭的憤怒。

我近來不知怎樣，聽到朋輩發着憤激的牢騷，心上就強烈的煩悶，常常要截住他們的長篇大辭。

“你喫晚飯沒有？”我問致雯。

“還是朝上喫過兩碗稀飯一根油條。”

“啊，不餓嗎？”我說着伸手探入大衣袋中的一元大洋，又往下道：“我們到那天津小酒館裏去喫大餅吧。”

“你有多少錢在身邊？”

“一元！”

“那末不如叫茶房去買兩碗大滷麵來喫，免得跑出去了。”

“好，”我把一元大洋摸出來放在桌子上。

致雯站起來把這一元大洋去交給茶房買麵去了。

不久，茶房匆匆的空手回來，把一元大洋扔在

桌子上，似乎生氣的說道：

“哼，這元大洋不好用呢！”

“怎麼？鉛的嗎？”我把大洋檢在手裏看着。

“只好給小孩子放在手裏玩玩，用是無論如何不行！”茶房向我冷譏熱諷的說着。我聽了怒火勃發，恨不得把這元大洋向他臉上打去，但是只剩這一元大洋的我，再也沒有勇氣和別人爭強。

“怎麼樣？換一元大洋，還是拿角子去買？”茶房還站在門口。

“得了！我們自己出去喫吧。”致雯向茶房揮手說道：

致雯真的引我出了旅館，在路上向我笑着說：

“我還有三十幾個銅子兒，我同你到火車站旁面去喫糯米飯團，還有熱的豆腐漿。”

我 聲不响的跟着他前走，經過一引兌換銀洋的煙紙店，我又伸手到口袋裏去捏着這一元大洋，很想去試試兌角子，然而又怕萬一真的不好用，拿不出第二元大洋來掉換，不免又要受他們的侮

離 婚

辱，終於緊緊的捏着這一元大洋，還是跟着致雲前進，不過臉上又經過一次的發熱。

一九二八，三，一。

